

犹吊遗踪一泫然

□王心剑

闲居白鹿原,常有友人造访。问:“能否去陈忠实故居看看?”曰:“可。”遂引领前往,俨然一导游。

出门往北,大约三里朝东一拐,突现一深邃峡谷,眼前境界瞬间澄明旷朗,天地顿觉高远辽阔。眺望白鹿原脊线,宛若游龙,横斜逸出秦岭。至脚下处,龙头蓦然回首,圈出一方半圆形风水宝地,此地人称龙湾。龙湾之上,矗立着汉薄太后窦太后两座陵墓,仿佛点睛龙眼。龙湾之下,便是久负盛名的樱桃谷,谷内藏风聚气,沟壑纵横,溪流淙淙,遍植樱桃。春天樱花盛开,满山坡一片白茫茫,如同瑞雪初降;夏季樱桃挂满树枝,果实累累,迎风飘香。这里曾是陈忠实年轻时驻村帮扶之地,也是诱发他创作灵感源泉之处。遥想当年,初出茅庐的陈忠实肩扛青泥之笔,以此地此情此景为题材,写下《夜走流沙河》《樱桃熟了》等散文,令他声名鹊起。晚年的他,亦不忘初衷,替樱桃谷代言,为乡邻脱贫致富振臂疾呼。每每参加活动归来,必携带几箱樱桃,与朋友分享,我自然会被馈赠一箱。而今,斯人已去,再不曾领略由他带来的樱桃甜香,此中酸楚滋味,怎与他人言说?!

再往东,便是五坊村。相传韩愈后人曾在此栖居。如今村里人大多姓贺,约莫三四百户人家。陈忠实的舅家就在这个村庄,是年老舅白发皓首,犹自挂怀外甥孤独困居老屋,伏案创作《白鹿原》,恐他寂寞,便送去一对白鸽,令早晚把玩,聊解心慌,可见甥舅用情之深。后来白鸽遭遇鹰鸢伏击,跌落尘埃,足见人间生态之惨烈。陈忠实为此

写下散文《告别白鸽》,作为悼念,凄戚之情令人不忍卒读。凑巧的是,我舅家也在五坊村,1977年我考上大学,想去陈忠实家拜年,顺便告诉他这一消息。那时尚不知西蒋村在原下何处,遂向舅舅打听,不料舅舅说他家住在进村第几个门楼都清楚。舅舅是一个没文化的粗人,竟然认识作家陈忠实,我不由得大奇。舅舅告诉我陈忠实也是五坊村外甥,舅家也姓贺,与他同属一个家族。呜呼,同是白鹿原上人,撕扯筋骨连着亲,这话不假!

从原顶处沿一条小路斜向下,蜿蜒四五里,西蒋村村头遥遥在望。原坡之上,草绿林密,奇花异果,目不暇接。道旁时有野雉穿梭,隔几条沟便有人家。云气岚光坡间缭绕,小溪潺潺似画屏悬挂。若论白鹿原雄姿,数北坡最高,陡峭而直,道阻且长。这面坡梁小道,曾经是少年陈忠实的成长之路,磨炼意志之路,也是他的攀登高峰之路。回溯当年,他还是一个弱小初中生,就挺起稚嫩的腰板,肩挑四五十斤青菜,暑假里几乎天天喘吁吁,攀登这上面高坡,向西十里赴秋寨镇,向东十五里去孟村街,向南二十里奔前集,鸡鸣三更就动身,赶天亮登上白鹿原头,每日往返三四十里,挣得一块二角钱,舍不得吃喝,积攒起来作为下学期费用,憧憬着未来的文学梦想。少年若无心气,长大必然徒劳。就是靠着这一股强烈意志,他才能布鞋磨穿,任凭血染砂砾,头也不回奔着火车的鸣笛声而去。天才常出于勤奋,成名则始于吃苦。小小少年陈忠实,留在这条小道上的剪影,是那么坚韧而深刻!

西蒋村面对层峦起伏的骊山,背靠莽莽苍苍白鹿原,右眺蓝田,左望长安,滔滔灞水门前流过,夕阳晚照气象万千。在这里仿佛能看到蓝田猿人手执石器面对猛兽的怒吼,能听到有巢氏构木为巢的伐木声,能望见伏羲女娲繁衍人类的人宗祖庙,能想象华夏古国的乐清秩序,能推测人类逐水而居走出大山面朝平原的脚步,能感受半坡遗址日趋文明的袅袅炊烟升腾。黄土高原在这一带如此厚重,灞水日夜呜咽诉说着的历史变迁,在作家耳畔如同巨雷轰鸣。地灵则人杰,人杰则地灵,正是这一方水土,孕育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正是这样一个作家,才不负列祖列宗期望,令此地名闻遐迩。

陈忠实故居门前,种植着一丛翠竹,杆青高洁,刚正不阿。离门三四米,有一棵梧桐树,是他动笔写《白鹿原》时亲手栽种。这棵树,见证了陈忠实写作的日日夜夜,陪伴着他的劳作与辛苦。他也在这棵日渐长大的树荫下,摆一躺椅,端一壶热茶,或假寐,或思索,或倾听灞水歌唱,或翘首仰望银河。这棵树目前已有一搂粗壮,巨枝伸出仿佛笑迎宾客,叶片繁茂象征着作家生命常绿。

故居有三重院落,门楼低矮,仅高出院墙,上铺一层红瓦。进院有花四五种,一株梨树,周围长满杂草。迎面三间平房,是由陈家嫂子操持修建而成,当年颇有旧貌换新颜,一举迈进小康之家之感。平房后面又是一小院,院中一棵柿子树,枝梢挂满红灯笼,因无人采摘,皆成小鸟口中食。再后面又是平房,俗称座房,也叫上房。关中人的院

落习俗,前面房子叫门房,一般用来喂养牲口,供长工或者下人居住,后面的座房则是长辈或者主人的居所。子女通常住两侧厦屋,陈家院子旧时有厦屋,翻盖时已拆除。座房后面至白鹿原坡根,还有一个三四米宽的小院,放置农具杂物。陈忠实在坡根处就坡势掏一小窑洞,内置一小方桌,一小矮凳,暑热天就躲进小窑洞写作,图个凉爽。窑洞之上是一凸起坡梁,种植槐杨及各色杂树,郁郁葱葱。我有一次戏谑陈忠实,说你别小看后院里那座山梁,我站在白鹿原顶,观察风水,感觉着白鹿原的山水灵气,全顺着这道山梁,涌入你家后院里来了。陈忠实听罢一怔,半天没有作声。我以为自己唐突失言,后来才知道,这话别人也曾说过。陈家嫂子曾对我言,当年她要嫁进这屋,感觉此人家穷得几乎一无所有,就悄悄叫了一个算命先生卜算。算命先生说,你别看现在这个家是个茅草门楼,将来进这个门楼的都是贵人。真没有想到,一句戏谑之言,居然暗合命理,岂不怪哉!

出得门来,意外碰到许多游客,竞相把车停在两边路旁,围绕陈忠实故居参观嗟叹。陈忠实不幸病逝,曾轰动古城,波及全国,影响到海外华人世界。今天人们络绎不绝,前来故居瞻仰吊唁,足见陈忠实《白鹿原》攫取人心之深。想那成都杜甫草堂,仅一茅庵,居然流传千年;绍兴鲁迅故居,连百草园都令游人留恋。眼前陈忠实故居,保护、修葺与完善,已经刻不容缓。但愿这一弥足珍贵之遗址,早日成为白鹿原最有价值的一道景观!

履痕处处



麦草垛

□凌晓晨

纷纷扬扬的时节,不是你粗壮的胳膊,夏日的天空饱饮来自田野的琼浆,乳汁的果实积累不到你秋后的枝头

敞开如喂养婴儿的乳房过多的付出,你疲惫不堪身边的孩子,已离家出走没有潮湿的言语,浸润你的喉结仰面天空飘动的神经都是太阳的回声广阔的麦场上,剩余的脚步你是应该回家

回不去的守护,黑夜里无泪的星星奏鸣爱的乐曲,沿你脚下的弧线流动攀升你的思想,那从容的快乐秋天是另一个臂弯,镇定自若你为你最后的一生涯不受秋风的搜刮

麦客

□白来勤

额头上滚动着一颗一颗的太阳 太阳……

麦芒上颤抖着豪放粗犷的音符 音符……

脊梁上闪烁着满天满天的星光 星光……

镰刀上辉映着古拙憨厚的面庞 面庞……

把压抑的岁月一股脑儿抛开把欢悦的影子拉得老长 老长

把别人的事情总当自己的做睡梦中仍拥抱着一垄垄金黄 金黄



骏马驰骋 陆冠京 摄

牛山短章

□李永明

贡米

牛山也出贡米,质感晶莹,身世剔透。

在牛山脚下,泥土精心托举出来的颗粒,圆润而朴实,带着与生俱来的谦逊、拘谨,也蕴藉着无可替代的细腻和高贵。

岁月沉浮,如梦如幻,如烟如海。大地拥有的跌宕过程,足够惊心动魄。黄土一点点堆叠出的高度,每一部分都经得起潮涨潮落。

阳光经过,给这里多留存一些养分;星月低语,为这里赋予更多灵气。

多少年来,四季从容经过。但没有一种事物的伟大,可以凭空而至。比如崎岖山地纳下的温厚,农时节气支撑的饱满;比如折叠于峰峦中的立体田园,无数弯曲背影,对应着有求必应的日照,见好就收的雨水;比如这白白净净的身段,出身困顿草莽,却被捧举在贫苦民间,纳贡于雍唐皇庭,养育出一个个时代的丰盈……

在这里,山野粗糙而厚实,乌滩河精致而素朴。而质朴泥土,从来就怀有母性般温存的光照——

抚慰摇曳晃晃的生长,不事张扬的丰硕,分享一方水土的优良品性,调剂波澜不惊的生活况味。

谁也不能否定,这是大地馈赠人

间的尤物。

每一粒,都可以分享软糯浓香的幸福成色,为平凡日子散发出油亮富足的光泽。

古茶树

如云博冠,在牛山撑起一片蓝天。苍劲骨架之上,血管鼓凸,淡定,虬枝迎着远足的春天,喊出一声新绿,向着牛山,长出春天的触角。

于是,除了山顶望京石那一抹残雪,暗淡天色也朝着向晚时分,明显靠近了一些。

山脊梁上,无所顾忌的风向,迅猛而直接。

峰峦向着远方,起伏,延伸。一排青石梯表面,化雪后的淡淡印迹还在,那参差不齐的光斑,有一些宛若萤火般闪烁,更多地陷入藏青色的幽暗。

牛山上,天空是看得惯世事,经得起使用的辽阔,被一株古茶树托举四百多年。

顶霜冒雪坚守于此,站成这一根醒目的标杆,需要聚敛多少丰沛的情感,忍受多少变老的年华?

我们来的时候,一场春雪刚刚下过,犹如某个时代意犹未尽地一句轻叹。

关于老茶树时间的秘密,总是盘根错节,难于清理。

此时,沉淀成一种红尘,慰藉世人;酿造成一种红汤,滋润人生。

乌滩河村

春日午后,牛山脚下乡村里的寂静,被一声骤然的鸡鸣拓宽、拉长。

幽静,落入乌滩河。牛山向西,大山安谧,梯田淡定。山坡上,几点嫩绿奋力挤开大片浅黄,一只早返乡的鸟儿,正在翻找藏于槐枝内里的春意。

我们要去的地方,梯田绕山。以高山稻米闻名的小小村落,仓廩古韵悠长。借助一缕农家的饭香,白墙灰瓦修饰的现代生活,冷不丁就会出现某位热情而健谈的老人,以泥土般淳厚的声音讲古,为我们找回泛黄而失散的册页,夹裹在飞驰的西康高速公路上。

于是,一些背影变得清晰,诸多面容恢复生动。

依山筑地,靠河种粮。把一条泥泞野径走成通达大海的宽敞大道。

谈吐间,山歌唱亮日月,汗珠滴落山岭,脊梁与打件交替的嘎吱声,不断擦亮历史的鲜活部分。白花花的贡米从农家场院盛装出发,连通粗鄙草野与高贵皇室,似乎生来就带着这一伟大使命。

在乌滩河村,可供探究的事物还

有很多。诸如,河谷上的“牧童遥指杏花村”,宏伟的水车,古色古香的民俗……

牛山村

高山之上,绿树林立。一头巨牛,俯首甘为。

以牛山为中心,牛山村坐北朝南,沐浴阳光。挟地势之起伏,扼命理之要冲。紧守住一段历史只可猜度却难以破解的秘密。

高山,峡谷,梯田,阳光,雨水……于此交汇,完美组合。

于是,顺理成章,孕育出高品质大米的珍贵。

层层梯田之上,仍有老农在吆喝耕牛。

山湾里,那回声宛若涟漪,一圈圈荡漾开来。犁铧闪烁间,鸟儿欢快飞过,新土不断翻卷,将吐故纳新的春天又一次打开。

在这高山之巅——一茬又一茬地茁壮生长,本是生命意义最为鲜活的延续,亦是深重光阴最为生动的重现。

巨牛腾飞,越过牛岔湾,留下牛蹄岭,走向远方。

我是你的眼

□光年

小时候,你是我的眼把你的一切指给我看直到我自己能分辨赤橙蓝紫不被风沙遮住投向远方的光彩

你想到的远方已经不能说走就走

有一天你的眼,我的眼可以看到一样的风景比肩的个头,半生的陪伴不用言语的旁白

你的手再也写不出优美的字体你的口中也念不出熟悉的名字你心中的憧憬和呼唤我只是不得要领地回答

终于又有一天你看不清了眼前

从此,我是你的眼我的眼里闪烁着你的光我走过的每一寸路都有你的相伴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濶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
廠高海不廠深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 志瑾

短歌行

曹操

书法(小楷) 李志瑾